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第二十九回 龍吟虎嘯跳出人豪 燕語鶯啼驚逢逋客

卻說烏赤雲正和馬美菽在山口縣裁判所聽審刺客，行館隨員羅積丞傳了威毅伯的諭，來請赤雲回館，商量兩廣督署來的急電。你道這急電為的是件什麼事？原來此時兩廣總督就是威毅伯的哥哥李大先生，新近接到了兩江總督的密電，在上海破獲了青年會運廣的大批軍火，軍火雖然全數扣留，運軍火的人卻都在逃。探得內中有個重要人犯陳千秋即陳青，是青年會裡的首領，或言先已回廣，或言由日本浪人天弼龍伯保護，逃往日本，難保不潛回本國，圖謀大舉。電中請其防範，並轉請威毅伯在日密探黨人內容。李大先生得了此電，很為著急，在省城裡迭派幹員偵查，雖有些風言霧語，到底探不出個實在。所以打了一個萬急電，托威毅伯順便偵探，如能運動日政府將陳千秋逮捕，尤為滿意。當時威毅伯恰和蔭白大公子的那裡修改第五次會議問答節略的稿子，預備電致軍機和總署，做確定條約的張本。看見了大先生這個電，他是不相信中國有這些事發生的，就捋著鬍子笑道：「你們大伯伯又在那裡瞎擔心了。這種都是窮極無聊的文巧沒把鼻的炒蛋，怕他們做什麼。我們的兵雖然打不了外國人，殺家裡個把毛賊，還是不費吹灰之力。但大伯伯既然當一件事來托我，也得敷衍他一下。不過我不大明白，這些事怎麼辦呢？」蔭白道：「這是廣東的事，青年會的總機關也在廣東，只有廣東人知道底細。父親何妨去請赤雲來商量商量。」威毅伯點點頭，所以就叫羅積丞來請赤雲。當下赤雲來見威毅伯，威毅伯把電報給他看了。赤雲一壁看，一壁笑著道：「無巧不成書！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職道纔和美菽在裁判所裡遇見陳千秋，正和美菽講哩！這個人，職道從小認識的，是個極聰明的少年，可惜做了革命黨。」蔭白道：「那麼這人的確在日本了！我國正好設法逮捕。」赤雲道：「這個談何容易！我們固然沒有逮捕之權，國事犯日本又定照公法保護，況且還有天弼龍伯自命俠客的做他的護身符！」蔭白道：「我們可以把他騙到行館裡來，私下監禁，帶回去。」威毅伯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現在和議的事一髮千鈞，在他國內私行捕禁，雖說行館有治外法權，萬一漏了些消息，連累和議，不是玩的！」赤雲道：「中堂所見極是，還是讓職道去探聽些黨人的舉動，照實電復就是了。」議定了這事，威毅伯仍注意到節略稿子；赤雲便告退出來，自去想法偵查不題。

卻說吾人以肉眼對著社會，好象一個混沌世界，熙熙攘攘，不知為著何事這般忙碌。記得從前不曉得哪一個皇帝南巡時節，在金山上望著揚子江心多少船，問個和尚，共是幾船？和尚回說，只有兩船：一為名，一為利。我想這個和尚，一定是個肉眼。人類自有靈魂，即有感覺；自有社會，即有歷史。那歷史上的方面最多，有名譽的，有痛苦的。名譽的歷史，自然興興頭頭，誇著說著，雖傳下幾千年，祖宗的名譽，子孫還不會忘記。即如吾們老祖黃帝，當日戰勝蚩尤，驅除苗族的偉績，豈不是永遠紀念呢！至那痛苦的歷史，當時接觸靈魂，沒有一個不感覺，張拳怒目，誓報國仇。就是過了幾百年，隔了幾百代，總有一班人牢牢記著，不能甘心的。我常常聽見故老傳聞，那日滿洲入關之始，亡國遺民起兵抗拒的原由不少；只是東起西滅，運命不長，後來只剩個鄭成功，佔領廈門，叫做思明州，到底立腳不住，逃往臺灣。其時成功年老，曉得後世子孫也不能保住這一寸山河，不如下了一粒民族的種子，使他數百年後慢慢膨脹起來。列位想這種子，是什麼東西？原來就是秘密會社。成功立的秘密會社，起先叫做「天地會」，後來分做兩派：一派叫做「三合會」，起點於福建，盛行於廣東，而膨脹於暹羅、新加坡、新舊金山檀島；一派叫做「哥老會」，起點於湖南，而蔓延於長江上下游。兩派總叫做「洪幫」，取太祖洪武的意思，那三合亦取著洪字偏旁三點的意思。卻好那時北部，同時起了八卦教、在理會、大刀小刀會等名目，只是各派內力不足，不敢輕動。直到西歷一千七百六十七年，川楚一面，蠢動了數百年，就叫「川楚教匪」。教匪平而三合會始出現於世界。膨脹到一千八百五十年間金田革命，而洪秀全、楊秀清遂起立了太平天國，佔了二行省。那時政府就利用著同類相殘的政策，就引起哥老會黨，去撲滅那三合會。這也是成功當時萬萬料不到此的。哥老會既撲滅了三合會，頓時安富尊榮，不知出了多少公侯將相，所以兩江總督一缺，就是哥老會用著幾萬頭顱血肉，去購定的衣食飯碗。凡是會員做了總督，一年總要貼出幾萬銀子，孝敬舊時的兄弟們，不然他們就要不依哩。然而因此以後，三合會與哥老會結成個不世之仇，他們會黨之人出來也不立標幟，醫卜星相江湖賣技之流，趕車行船驛夫走卒之輩，煙燈飯館藥堂質鋪等地，掛單雲游衲僧貧道之亞，無一不是。劈面相逢，也有些子儀式、幾句口號，肉眼看來毫不覺得。他們甘心做叛逆黨，情願去破家毀產，名在哪裡？利在哪裡？奔波往來，為著何事？不過老祖傳下這一點民族主義，各處運動，不肯叫他埋沒永不發現罷了。如此看來，吾人天天所遇的人，難保無英雄帝王俠客大盜在內，要在放出慧眼看去，或能見得一二分也未可知。方三合、哥老同類相殘的時候，歐洲大西洋內，流出兩股暗潮：一股沿阿非利加洲大西洋，折好望角，直渡印度洋，以向廣東；一股沿阿美利加南角，直渡太平洋，以向香港、上海。這兩股潮流，就是載著革命主義。那廣東地方受著這潮流的影響最大，於是三合會殘黨內跳出了多少少年英雄，立時組成一個支那青年會，發表宗旨，就是民族共和主義。雖然實力未充，比不得瑪志尼的少年意大利，濟格士奇的俄羅斯革命團，卻是比著前朝的幾社、復社，現在上海的教育會，實在強多！該黨會員，時時在各處偵察動靜，調查實情，即如此時赤雲在山口縣裁判所內看見的陳千秋，此人就是青年會會員。

如今且說那陳千秋在未逃到日本之先，曾經在會中擔任了調查江、浙內情，聯絡各處黨會的責任，來到上海地方，心裡總想物色幾個偉大人物，替會裡擴張些權力。誰知四下裡物色遍了，遇著的，倒大多數是醉生夢死、花天酒地的浪子，不然便是膽小怕事、買進賣出的商人。再進一步，是王紫詮派向太平天國獻計的斗方名士，或是蔡爾康派替廣學會宣傳的救國學說。又在應酬場中，遇見同鄉裡大家推舉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，也只主張廢科舉，興學堂；眾人驚訝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，不過說到開國會，定憲法，都是些扶牆摸壁的政論，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。正自納悶，忽一日，走過虹口一條馬路上一座巍煥的洋房前，門上橫著一塊白漆匾額，上寫「常磐館」三個黑字，心裡頓時記起這旅館裡，很多日本的浪人寄寓。他有個舊友叫做曾根的，是館中的老旅客，暗忖自己反正沒事，何妨訪訪他，也許得些機會。想罷，就到那旅館裡，找著一個僕歐似的同鄉人，在懷裡掏出卡片，說明要看曾根君。那僕歐笑了笑：「先生來得巧，曾根先生纔和一個朋友在外邊回來，請你等一等，我去回。」不一會僕歐出來，道聲「請」，千秋就跟他進了一個陳設得古雅幽靜的小客廳上，卻不是東洋式的。一個瘦長條子上脣堆著兩簇小鬍子的人，站起身來，張著滴溜溜轉動的小眼，微笑地和他握手道：「陳先生久違了！想不到你會到這裡，我還冒昧介紹一位同志，是熱心扶助貴國改革的俠士南萬里君，也是天弼龍伯的好友。先生該知道些吧！」千秋一面口裡連說「久仰久仰」，一面搶上客座和那人去拉手。只見那人生得黑蒼蒼的馬臉，一部烏大鬍！身軀雖不高大，氣概倒很豪邁，回顧曾根道：「這位就是你常說起的青年會幹事陳青君嗎？」曾根道：「可不是？上回天弼龍伯住在這館裡時，就要我介紹，可惜沒會到。今天有緣遇見先生，也是一樣。你把這回去湖南的事可以說下去，好在陳先生不是外人。」千秋道：「天弼龍伯君，我雖沒會過，他的令兄宮崎豹二郎，是我的好友。他主張亞洲革命，先從中國革起，中國一克服，然後印度可興，暹羅、安南可振，菲律賓、埃及可救，實是東亞黃種的明燈。他可惜死了。天弼龍伯君還是繼續他未竟之志，正是我們最忠懇的同志。不知南萬里君這次湖南之行得到了什麼成績？極願請教！」南萬里道：「我這回的來貴國，目的專在聯合各種秘密黨會。湖南是哥老會老巢，我這回去結識了他的大頭目畢嘉銘，陳說利害，把他感化了。又解釋了三合會的世仇，正要想到貴省去，只為這次出發，我和天弼龍伯是分任南北，他到北方，我到南方。貴會是南方一個有力的革命團，今天遇見閣下，豈不是天假之緣嗎？請先生將貴會的宗旨、人物詳細賜教，並求一封介紹書，以便往聯合。」千秋聽了，非常歡喜，就把青年會的主義、組織和中堅分子，傾筐倒篋地告訴了他；並依他的要求，寫了一封切實的信。聲氣相通，山鐘互應，自然談得口痛快。直到日暮，方告別出來。剛剛到得寓所，忽接到本部密電，連忙照通信暗碼譯出來，上寫著：

上海某處陳千秋鑒：新加坡袁叔遠助本會德國新式洋槍一千杆，連子，在上海瑞記洋行交付。設法運廣。汶密。

千秋看畢，將電文燒了，就趕到瑞記軍裝帳房，知道果有此事。那帳房細細問明來歷，千秋一一回答妥當，就領見了大班，告訴他袁叔遠已經托他安置在公司船上，只要請千秋押往。千秋與大班諸事談妥，打算明日坐公司船回廣東。恰從洋行內走出來，忽見門

外站著兩個雄壯大漢，年紀都不過三〇許，兩目灼灼，望著千秋，形狀可怕得很。千秋連忙低著頭，只顧往前走，已經走了一里路光景，回頭一看，那兩人仍舊在後頭跟著走，一直送到千秋寓所，在人叢裡一混，忽然不見了。千秋甚是疑惑。在寓吃了晚飯，看著鐘上正是六點，走出了寓來，要想到虹口去訪一個英國的朋友，剛走到外白渡橋，在橋上慢慢地徘徊，看黃浦江的景致。正是明月在地，清風拂衣，覺得身上異常涼爽，心上十分快活。恰賞玩間，忽然背後飛跑地來了一人，把他臂膀一拉道：「你是陳千秋嗎？」千秋擡頭一看，彷彿是巡捕的裝束，就說：「是陳千秋，便怎麼樣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自己犯了彌天大罪，私買軍火，謀為不軌，還想賴麼？警署奉了道臺的照會，叫我來捉你。」千秋匆忙間也不辨真假，被那人拉下橋來，早有一輛羅車等在那裡，就把千秋推入車廂。那人也上了車，隨手將玻璃門帶上，四面圍著黑色簾子，黑洞洞不見一物，正如牢獄一般。馬夫拉動韁繩，一會兒風馳電卷，把一個青年會會員陳千秋，不知趕到哪裡去了。

誰知這裡白渡橋陳千秋被捕之夜，卻正是那邊廣東省青年會開會之時。話說廣東城內國民街上，有一所高大房屋，裡頭崇樓傑閣，好象三四造，這晚上坐著幾〇位青年志士，點著保險洋燈，聽得壁上鐘鳴鏜鏜九下，人叢裡走出一人，但見跑到當中的一張百靈臺後，向眾點頭，便開口道：「

我熱心共和、投身革命的諸君聽著！諸君曉得現在歐洲各國，是經著革命一次，國權發達一次的了！諸君亦曉得現在中國是少不得革命的了！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，無知識的革命。從前的革命，撲了專制政府，又添一個專制政府；現在的革命，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。今日查一查會冊，好在我們同志亦已不少，現在要分做兩部：一部出洋游學，須備他日建立新政之用；一部分往內地，招集同志，以為擴張勢力，他日實行破壞舊政府之用。夏間派往各處調查運動員，除南洋、廣西、檀島、新金山的，已經回來了，惟江、浙兩省的調查員陳千秋，尚未到來。前日有電信，說不日當到。待到本部，大家決議方針。我想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裡，忽然外面走進一位眉宇軒爽、神情活潑的偉大人物，眾皆喊道：「孫君來說！孫君來說！」那孫君一頭走，一頭說，就發出洪亮之口音道：「上海有要電來！上海有要電來！」你道這說的是誰呢？原來此人姓孫，名汶，號一仙，廣東香山縣人。先世業農。一仙還在香山種過田地，既而棄農學商，復想到商業也不中用，遂到香港去讀書。天生異稟，不數年，英語、漢籍無不通曉，且又學得專門醫學。他的宗旨，本來主張耶教的博愛平等，加以日在香港接近西洋社會，呼吸自由空氣，俯瞰民族帝國主義的潮流，因是養成一種共和革命思想，而且不尚空言，最愛實行的。那青年會組織之始，籌劃之力，算他為最多呢！他年紀不過二〇左右，面目英秀，辯才無礙，穿著一身黑呢衣服，腦後還拖根辮子。當時走進來，只見會場中一片歡迎拍掌之聲，如雷而起。演臺上走下來的，正是副議長楊雲衢君。兩邊卻坐著四位評議員：左邊二位，卻是歐世傑、何大雄；右邊也是二位，是張懷民、史堅如。還有常議員、稽察員、幹事員、偵探員、司機員，個個精神煥發，神采飛揚，氣吞全球，目無此虜。一仙步上演臺，高聲道：「諸君靜聽上海陳千秋之要電！」說罷，會眾忽然靜肅，雅雀無聲，但聽一仙朗誦電文道：「

午電悉。軍火妥，明日裝德公司船，秋親運歸。再頃訪友過白渡橋，忽來警察裝之一人，傳警署令，以私運軍火捕秋。……」會眾聽到此句，人人相顧錯愕。楊雲衢卻滿面狐疑，目不旁瞬，耳不旁聽，只擡頭望著一仙；史堅如更自怒目切齒，頓時如玉之嬌面，發出如霞之血色。一仙笑一笑，續念道：「

……推秋入一黑暗之馬車，狂奔二三里，抵一曠野中高大洋房，昏夜不辨何地。下車入門，置秋於接待所，燈光下，走出一雄壯大漢。秋狂惑不解。大漢笑曰：『捕君誑耳！我乃老會頭目畢嘉銘是也。』」

一仙讀至此，頓一頓，向眾人道：「諸君試猜一猜，哥老會劫去陳君，是何主意！」歐世傑、何大雄一齊說道：「莫非是劫奪新辦的軍火嗎？」一仙道：「非也，此事有絕大關係哩！」又念道：「

尾君非一日，知君確係青年會會員，今日又從瑞記軍裝處出，故以私運軍火偽為捕君之警察也者，實欲要君介紹於會長孫一仙君，為哥老、三合兩會媾和之媒介。

「哥老、三合本出一源，中以太平革命之役頓起豐端，現在黃族瀕危，外憂內患，豈可同室操戈，自相殘殺乎？自今伊始，三會聯盟，齊心同德，漢土或有光復之一日乎？」

「願君速電會長，我輩當率江上健兒，共隸於青年會會長孫君五色旗之下，誓死不貳。秋得此意外之大助力，欣喜欲狂，特電賀我黃帝子孫萬歲！青年會萬歲！青年會會長孫君萬歲！」

一仙將電文誦畢道：「哥老會既悔罪而願投於我青年會民族共和之大革命團，我願我會友忘舊惡、釋前嫌，以至公至大之心歡迎之。想三合會會長梁君，當亦表同情。諸君以為如何？」眾人方轉驚為喜的時候，聽見此議，皆拍掌贊成。忽右邊座中一〇四歲的美少年史堅如，一躍離座，向孫君發議道：「時哉不可失！願會長速電陳君，令其要結哥老會，克日舉事於長江！一面遣員，約定三合會及三洲田虎門、博羅城諸同志同時並起。堅如願以一粒爆裂藥和著一腔熱血，拋擲於廣東總督之頭上。霹靂一聲，四方響應，正我漢族如火如荼之國民，執國旗而跳上舞臺之日也。願會長速發電！」一仙道：「壯哉轟轟烈烈革命軍之勇少年！」楊雲衢道：「願少安勿躁！且待千秋軍火到此，一探彼會之內情，如有實際，再謀舉事。一面暗中關會三合會，彼此呼應，庶不至輕率債事。」一仙道：「沉毅哉！老謀深算，革命軍之軍事家！」歐世傑道：「本會經濟問題近甚窘迫，宜遣員往南洋各島募集，再求新加坡裘叔遠贊助。內地則南關陳龍、桂林超蘭生，皆皆破家效命，為革命軍大資家，毋使臨渴而掘井，功敗垂成！」一仙道：「周至哉！綢繆慘淡之革命軍理財家！哈哈！本會有如許英雄崛起，怪傑來歸，羽翼成矣！股肱張矣！洋洋中土，何患不雄飛於二〇世紀哉！自今始，改青年會曰興中會。革命謀畫，俟千秋一到，次第布置何如？」眾皆鼓掌狂呼道：「興中會萬歲！興中會民族共和萬歲！」一仙當時看看鐘上已指一下，知道時候晚了，即忙搖鈴散會，自己也下臺出去。各自散歸，專候千秋回到本部，再議大計。過了五六日，毫無消息。會友每日到香港探聽，德公司船來了好幾只，卻沒千秋的影。大家都慌了。發電往詢，又恐走漏消息，只好又耐了兩日，依然石沉大海。

這日一仙開了個臨時議會，籌議此事，有的說應該派一偵探員前往的；有的說還是打電報給那邊會裡人問信的；有的說不要緊，總是為著別事未了，不日就可到的；議論紛紛。一仙卻一言不發，知道這事有些古怪：難道哥老會有什麼變動嗎？細想又決無是事。正在摸不著頭，忽見門上通報道：「有一位外國人在門外要求見。」眾皆面面相覷。一仙道：「有名片沒有？」門上道：「他說姓摩爾肯。」一仙道：「快請進來！」少間走進一個英國人來，見是一身教士裝束，面上似有慌張之色，一見眾人，即忙摘帽致禮。一仙上前，與他握手道：「密斯脫摩爾肯，從哪裡來？」那人答道：「頃從上海到此。我要問句話，貴會會友陳千秋回來了沒有？」一仙一愕道：「正是至今還沒到。密斯脫從上海來，總知道些消息。」摩爾肯愕然道：「真沒有到麼？奇了，難道走上天了？」一仙道：「密斯脫在上海，會見沒有呢？」摩爾肯道：「見過好幾次。就為那日約定了夜飯後七點鐘到敝寓來談天，直等到天亮沒有來。次日去訪，寓主說昨天夜飯後出門了，沒有回寓。後來又歇兩天去問問，還是沒有回來，行李一件都沒有來拿。我就有點詫異，四處暗暗打聽，連個影兒都沒有。我想一定是本部有了什麼要事回去了，所以趕著搭船來此問個底細。誰知也沒回來，不是奇事麼？」一仙道：「最怪的是他已有電報說五月初〇日，搭德公司船回本部的。」摩爾肯忽拍案道：「壞了！初〇日出口的德公司船麼？聽說那船上被稅關搜出無數洋槍子彈，公司裡大班都因此要上公堂哩！不過聽說運軍火的人一個沒有捉得，都在逃了。這軍火是貴會的麼？」於是大家聽了，大驚失色。一仙嘆口氣道：「這也天意了！」停一回道：「這事必然還有別的情節，要不然，千秋總有密電來招呼的。本意必須有一個機警謹慎的人去走一趟，探探千秋的實在消息纔好。」當時座中楊雲衢起立說道：「不才願往。」摩爾肯道：「稅關因那日軍火的事情，盤查得很緊，倒要小心。」雲衢笑道：「世界哪裡有貪生怕死的革命男兒！管他緊不緊，幹甚事！」摩爾肯笑向一仙道：「觀楊君勇往之概，可見近日貴會團結力益發大了！兄弟在英國也組立了一個團體，名曰『中文會』，英文便是Friend of China Society，設本部於倫敦，支部於各國，遍播民黨種子於地球世界。將來貴會如有大

舉，我們同志必能挺身來助的。」一仙道了謝。楊雲衢自去收拾行李，到香港趁輪船赴上海去了。一仙與摩爾肯也各自散去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楊雲衢在海中走不上六日，便到了上海。那時青年會上海支部的總幹事，姓陸，名崇淮，號皓冬，是個意志堅強的志士，和雲衢是一人之交。雲衢一上岸，就去找他，便寄宿在他家裡。皓冬是電報局翻譯生，外面消息本甚靈通，只有對於陳千秋的蹤跡，一點影響都探不出。自從雲衢到後，自然格外替他奔走。一連□餘日毫無進步，雲衢悶悶不樂。皓東怕他悶出病來，有一晚，高高興興地闖進他房裡道：「雲衢，你不要盡在這裡納悶了，我們今夜去樂一下子吧！你知道狀元夫人傅彩雲嗎？」雲衢道：「就是和德國皇后拍照的傅彩雲嗎？怎麼樣？」皓冬道：「他在金家出來了，改名曹夢蘭，在燕慶裡掛了牌子了。我昨天在應酬場中，叫了她一個局，今夜定下一臺酒，特地請你去玩玩。」說著，不管雲衢肯不肯，拉了就走。門口早備下馬車，一鞭得得，不一會到了燕慶裡，登了彩雲妝閣。此時彩雲早已堂差出外，家中只有幾個時髦大姐，在那裡七手八腳地支應不開。三間樓面都擠得滿滿的客，連亭子間都有客佔了，只替皓冬留得一間客堂房間。一個大姐阿毛笑瞇瞇地說道：「陸大少，今天實在對不起，回來大小姐自己來多坐一會兒賠補吧！」皓冬一笑，也不在意。雲衢卻留心看那房間，敷設得又華麗，又文雅，一色柚木錦面的大榻椅，一張雕鏤樹絡的金銅床，壁掛名家的油畫，地鋪俄國的彩氈；又看到上首正房間裡已擺好了一席酒，許多客已團團的坐著，都是氣概昂藏，談吐風雅。忽然飄來一陣廣東口音，雲衢倒注意起來。忽聽一個老者道：「東也要找陳千秋，西也要找陳千秋，再想不到他會逃到日本去！再想不到人家正找他，我們恰遇著他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遇見也拿不到，他還是和天弼龍伯天天在一起，計議革命的事。」老者道：「就是拿得到，我也不願拿。拿了一個，還有別個，中什麼用呢！」雲衢聽了，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推推皓冬低聲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」皓冬道：「這一班是什麼人呢？讓我來探問一下。」說著，就向那邊房裡窗口站著的阿毛招了招手，阿毛連忙掀簾進來。正是：

菱雲攫去無雙士，墮溷重看第一花。

不知阿毛說出那邊房裡的客究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